



風雪

龐世禎 著

屍 雪

龐世禎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風 雲

龐世禎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3/8印張 45,000字

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

印數1—20,000

統一書號：10009·327

定價(6)二角

K25
P217

前 記

本書的作者龐世禎同志在1956年11月22日因勞成疾而逝世了。

龐世禎同志是我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個迫擊炮手。他是一個貧農的子弟，參加革命軍隊之後，他忠心耿耿，勤勤懇懇的為人民的事業做了很多工作。因為他戰鬥勇敢，工作積極，學習刻苦，曾先後立過一次一等功，六次二等功，七次三等功，被評選為優秀黨員和先進工作者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，他負傷殘廢，以後轉到經濟建設的崗位上，他還是和當戰士時一樣，刻苦學習，鑽研業務，艱苦朴素，謙遜而又勇於進取。

在黨的教育下，龐世禎同志還從目不識丁的文盲，變成了一個文藝戰士，創作了不少篇優美的小說和散文。這個集子就是他創作的成績。這些作品風格既朴素，又談諧，語言生動，思想健康，有樂觀前進之氣概，無畏縮消極之感情，現出了工农出身的革命戰士的本色。

這裡搜集的五篇作品，前四篇描寫的是志願軍戰士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艱苦而豪邁的生活，後一篇是敘述自己怎樣從文盲變到能創作文藝作品的過程，這是一篇自傳性的散文，不僅對了解作者有用處，也是鼓舞工农出身的革命青年起來掌握文化、掌握文學武器的講話和經驗談。

編 者 1957年8月

目 次

风雪·····	3
炮兵战士·····	14
难忘的古土水·····	28
英雄岛·····	52
从文盲到文艺战士·····	64

风 雪

1950年冬天，美国鬼子快到鴨綠江了，东綫的一部分志愿軍部队，連夜赶过江来，迎击敌人。

这里山連山、岭連岭，曲曲折折的小公路，就悬在半山腰里。路一边是悬崖陡壁，一边是深谷万丈。雪花飞舞着，紧一阵慢一阵的西北烈风呼呼地刮着，直刮得人們迷迷糊糊的。雪下一层积一层，河水連底都結了冰，山上的瀑布，也冻得結实实的，山崖上象挂着一条条的玻璃棍。

部队沿着向柳潭里的公路唰唰地走着。公路上除了一堆一堆鬼子的死尸，就是打坏了的美国汽車，和炮筒插在雪里的坦克。公路兩旁稀疏的草房，都已变成廢墟，火还没有燒尽，发出一陣陣的糊焦味。

已經是第十二晝夜了，从祖国帶來的粮食吃了个精光，干粮袋子都空了。沿路，桥梁都被敌机炸翻，短时期以內，什么东西都別想供应上，同志們帶着空肚子日夜不停的追赶敌人。

天剛矇矇亮，部队在山溝里露營了。炊事員們忙着在山谷里架鍋，到廢墟旁边的地窖里找土豆；战士們忙着挖防空洞，伪装，弄鋪草，隱蔽武器、彈药，跑得滿山遍野都是。

龐世禎在一个草叢里剛剛掬开一尺多厚的冰冻，小李抱着一大捆稻草回来，嚷道：

“嗨呀，真难找，这一带连一户人家都没有了。这捆草真好运气，雪把它埋在田里，要不也让美国鬼子烧掉了！”

龐世禎直起腰来，擦了一把汗，看着这起起伏伏的被雪封着的山岭，哈了一口气说：

“光这名字就够冷的了——雪寒岭、黄草岭、剑山岭、死鹰岭，……”

小李把草放下来问道：“我们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听说是下碣隅里！”

这天下午六点钟，雪花还和往常一样的飘着，天渐渐地黑下来了。对面山上的冷炮不紧不慢的响着。天上也安静了些，只剩下两架夜航轰炸机，在头顶上嗡嗡地叫着，怪讨人厌。

龐世禎从雪窝里爬起来，感到手脚都麻了，浑身上下酸痛酸痛的，他踟蹰了好一会才慢慢暖和过来。

一个人影从山坡下爬上来，看样子象个炊事员，他反穿着开花棉襖，棉帽上蒙了块羊肚子手巾，脚穿大头棉鞋，手里挎着一篮地蛋，站在雪地上楞楞怔怔地问道：

“同志，你们是哪单位的？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龐世禎反問。

“我是给九小队送饭的。找了一整下午了，说是在这一带山上，山这么多，上哪儿去找？”

“你到那边找找看，那边刚过去队伍。”龐世禎指着一条刚踩出来的小道，炊事员道声谢就顺着小道急急忙忙走了。

龐世禎突然感到肚里火燎燎的，腿一軟，一屁股摔在雪地上，他想：“怎么搞的？就餓成这个样子？”他咬了咬牙爬起來。只見班長楊登來瓜隄瓜隄地跑過來說：

“快整理東西，準備出發。”

“出發？”龐世禎楞了一眼問道。

“山底下就是敵人，今晚上要干他一家伙，趕快準備吧！”班長說着就轉身走了。

龐世禎把皮帶往緊里束了束，把小李叫起來，兩人匆匆忙忙檢查炮彈有沒有失落，試試扁担，看是不是結實，又擲掉炮盤上的積雪……這時，只見那個炊事員急毛火促地跑來，老遠就問：

“同志！你們也要出發了？”

龐世禎揮着炮盤上的雪說：“下山揍那些王八犢子去！”

雪光里，炊事員呆呆地站着一聲不吭。身上落滿了雪花，

“怎么——沒找到你們的單位嗎？”龐世禎問道。

“可不！滿山遍野盡是隊伍，都忙着出發，誰也不知道九小隊在哪裡……”他无可奈何地放下籃子，取下頭巾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。

龐世禎也很替他為難，可是，自己也沒啥辦法，只得說：“我們也要出發了，你歇會兒，慢慢找吧！”他剛迈步想走，炊事員忽然喊他轉來：

“慢着，同志，聽說你們也是好幾天沒撈着吃啥啦！這又要出發，常言說：‘人是鐵，飯是鋼，’先把這留下墊墊飢吧！”說着，就把籃子遞過來。龐世禎忙道：

“那怎么行呢？我看你还是找你們單位去吧！不然的話，同志們吃不上飯會埋怨你的。”

炊事員固執地說：“嗨，反正也找不着了，我還能拿回去？你們吃了也是打敵人呀！來吧，給我個收條就行了，同志們不會埋怨我的。”

龐世禎不知說什麼好，只是感激地和他握了握手，便把雞蛋拿到連部去了。

* * *

機炮連配合二營四連，靜悄悄地趕到下碣隅里村東一個白砂梁上，稀里嘩通打了一宿。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，打死打傷敵人百多個，擊毀坦克兩輛，汽車八輛……可是中吃中喝的東西，沒得到一點。天快亮了，同志們抱着個空肚子往回走。討厭的狂風，卷起干雪，迎面撲來，連眼都睜不開，同志們冷得直打哆嗦。剛剛爬到山半腰，天就麻花花亮了。

龐世禎爬得兩腿溜酸，正爬着，突然覺得眼前一閃，一個黃毛叭叉的東西在雪里擱着。拾起來一瞧：嗨，原來是根牛尾巴，根子上帶塊牛皮，還連着半截大腸頭子；周圍地上，豺狼虎豹的爪印和血痕染紅了白雪。他想，這只牛尾巴大約是野獸們吃剩的。

龐世禎提起牛尾巴，高興的連腿痛也忘了，急忙往山上爬去。部隊在山頭上休息了。這時太陽從東山爬上半截，把雪地山坡映得紅霞霞的。

老龐在一塊石板上用裁紙刀咯吱咯吱地切着牛尾巴，小李湊過來問：“哪里弄來的這玩藝呀？”

龐世禎一聲不响地剝下一塊來遞給小李，又切起來了。他把牛尾巴切成一塊一塊的，見人分給一份。全連一百多人，一條牛尾巴怎麼够分？老龐分完牛尾巴，自己倒沒撈着。方大个子用兩個指頭拈起牛皮來打量着說：

“噢！這點牛皮腥臭腥臭的，平時看到就噁心，這會都成寶貝蛋啦！”

小李半真半假地說：“大個兒，你別瞧不起這塊牛皮，它可有偉大意義呵！”

“呸，什麼意義不意義的，反正這點騷東西吃了也不頂啥！”

“你听我說呀，這件事如果叫祖國人民聽見，志願軍在朝鮮三天水米沒沾牙，就吃了個牛尾巴，保險笑掉了大牙。”

小李笑了，方大个子也笑了。余中孝裝着愁眉不展地說：“你們還笑呢，三天吃了個牛尾巴，你媽要是知道了，保險三天吃不下飯，五天睡不着覺，哭得鼻子老長，兩眼通紅。”

“那一說可不得了啦！誰還沒有媽呀！”小李作了個鬼臉，大伙都笑得直不起腰來。

同志們在林子里，扒開積雪，點起干柴，他們三個一團、兩個一伙，圍在一堆，一邊烤火，一邊燒着牛皮。只聽到牛毛在火里嗶嗶剝剝地炸着，牛油在火炭上燒得吱吱啦啦的發响。

余中孝撿了根草棒，扒啦扒啦火堆，掏出牛皮來，吹了吹灰，填到嘴里嚼得咯吱咯吱响，嚼得嘴角漫出白沫，看他咽的那個樣子，大約也沒嚼爛，團團吞到肚里去了。平時牛肉到嘴就噁心的董值祥，分了一塊牛脂腸，也不顧三七二十一，放在

火上燎着，沒等熟就掏出来狼吞虎咽的吃了。

* * *

說嗎，这个狼林山脈的天气也真怪：上半夜滿天星，連一絲云影都沒有；下半夜，忽然下了陣大霧，接着就是一陣狂風暴雪。

队伍又出发了。大家迎着风雪，用最快的速度向南进军。雪，象針刺一般落在人的臉上，塞进人的脖子。汗水浸透了的棉衣，溶着雪片。每逢过河、过冰丘的时候，队伍就不得不放慢速度，这时候，湿透了的棉衣，冻得象牛皮一样梆梆硬。同志們就在这冰天雪地里，昂着头，挺着胸，一步一滑地走着，誰也不肯拉下一步。

龐世禎閃閃呼閃呼扁担，想換換肩，突然担子一“不楞”，差一点摔在地上，老龐急忙一看，啊呀，只顧着說笑唱歌，忘了搓手取暖，手指头冻的不能弯了，手面腫的象兩個气蛤蟆！炮彈是不能担了，他讓小李担着，自己背起个五十来斤重的“八二”炮盤。这家伙象个大被包，在背上咕咕拥拥，特别是背的时候，得讓排副和小李象給驢子上馱架似的抬上，再把背帶給他套在肩上，一一束好。一路上，过河过溝，同志們可以随时随地坐下休息，老龐却不行，他得在大休息时，找个土坎，才能把炮盤搭在坎上，喘口粗气。

这天夜里，狂風卷着大雪，烏烟瘴气，灰茫茫一片白。同志們都用手巾包着头，靜悄悄地走着，一路上光听到喳喳的腳步声、咳嗽声。命令不断的傳着：

“向后傳，跟上！”

“向后傳，不要拉距離！”

“向后傳，叫衛生員上來！”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風慢慢小了，雪還和流沙一樣刮着。前面的腳步逐漸慢了下来，二三十步一停，十來步一停，三五步一停。小李担着炮彈吁吁帶喘地擦了把汗說：

“前邊是過河，還是過冰丘？你看這個慢勁，簡直就象新媳婦過門子！”

老龐透了一口氣說：“可不是咋的，一松一緊，可把人急壞了。”

一二百米過去了，盡是些平坦地帶，並沒有什麼冰丘，有道河溝也沒水。老龐心想：“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

大伙兒正悶在葫蘆里，突然聽到半天空里有人講話：

“啊呀！我的媽，滑得要命啊！”

龐世禎嚇得一哆嗦，急忙抬頭一看：嚙！原來是到山根啦！又使勁往山上一瞭：啊呀，不得了，大山上，白雪茫茫，風雪交雜在一起，霧氣騰騰的；山連着天，天連着山，猛眼一看，簡直看不出是座山來。老龐仔仔細細看了几眼，才看到山上到處是人，影影綽綽地抓着刺棵子往上爬。

小李頭皮一炸，打了個寒顫，怪叫了一聲：

“呀！這座山好高啊！咱們要爬摩天嶺啦！”他轉轉游游看了看周圍，並沒有可走的道路，就一手牽着老龐，一手握着刺棵，開始爬山了。二人爬着爬着，累得張口喘氣，好容易爬上了七八十公尺，咔嚓一聲，刺棵子一斷兩截，老龐小李哧溜溜地連滾帶滑一直滑到山根。龐世禎摔得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。

醒过来一看，只見兩手纏滿了繃帶，衛生員火急毛躁地說了声：“到后边好好休养吧！我叫担架去。”就走开了。龐世禎定了定神，小李也不在了，他念念不忘說：“真有鬼，小李哪里去了呢？我真非得到后面去休养不可嗎？”后面的同志，一个一个从他跟前匆匆走过去，就是沒有小李，連一个熟人都沒有了。他正着急，忽听半山腰里有一个东西稀里嘩啦地滾了下来，龐世禎連忙跑了过去，把他扶起来一看，原来竟是小李。小李这次跌得不輕，渾身上下，沾滿冰雪，象个大雪团；臉上、手上都划得皮开肉裂，鮮血直流。龐世禎掏出冻瘡膏子，給他擦上，再打开个急救包給他包好，心痛地問道：

“你怎么也不等我，就一个人跑了！看摔得这样子……”

原来小李把衛生員找来之后，自己的連队已經都过去了，衛生員說老龐非留下不可，他只得一个人背起老龐的炮盤匆匆忙忙地去赶队伍，誰知心里越着急，脚底下越滑，又給摔下来了。

龐世禎心里象火燒的一般，掉了队就象孩子离了娘一样，他和小李孤零零地拉在这里，怎么办呢！說不定部队馬上还有任务，炮盤还在这里呀！他等小李稍微緩了緩气，就拍打着身上的泥雪說：

“咱們歇好了就走吧！要不，拉得太远了可不好赶队伍呀！”

小李站起来，望着大山叹了口气道：“这山有多高啊！我長这么大，算头一回見到这样儿的！”

龐世禎目不轉睛的盯着上山的人群，又前后左右看了看，

总算看出个名堂来了。他拍了小李一把說：“走吧！咱們来个稳步前进吧！”

小李不声不响的正要去背炮盤，老龐一屁股坐在炮盤上說：“这个是我包下了的，快帮我背好。”小李只得帮他背上炮盤，束好背帶，才扛起自己的炮彈，兩人一前一后慢慢向山头爬去。

他們足足爬了五六个鐘头，才到山頂赶上队伍。山頂上风刮得更紧，大风卷着雪团，噏得人透不过气，睜不开眼，兩人咬紧牙关，硬着头皮，呼哧呼哧地一气跑过山头，找个避风的地方，坐下休息。

小李不管有雪沒雪，躺在一块石头上，不一会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龐世禎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黄草岭呀，黄草岭，你再高，能高得过志愿軍的脚脖子？”

下山要痛快得多了，同志們把大枪往怀里一抱，就象坐爬犁一般，哧溜哧溜地往下滑啦！龐世禎忙把小李搖醒說：“嗨！伙計，不能睡啊！咱們也跟着滑吧！”

小李一骨碌坐起来，揉揉眼皮說：“滑倒是痛快，可咱們背的是炮盤，又不能抱，又不能捂！”

“管他的，总比上来容易！”

兩人随着人流，跟着往下滑去，有时，被前面的人擋住，小李就忍不住嘀咕一句：

“这么慢，多咱才能撵上自己的班、排！”

龐世禎却一声不吭，拉着小李，一有机会，就从人縫里鑽到前面去。小李有时滑到头前，一不小心，就碰在树槎子上。

碰得直叫，棉褲都扯开好幾個大窟窿！

風雪從大山上旋卷而下，龐世禎聽到耳邊風聲直响，風聲里夾着樹槎破裂聲、摔打聲，還有同志們的歡笑聲：

“坐電梯啦！”

“坐飛機啦！”

人聲越來越近，越來越清楚。龐世禎坐在炮盤上，咕嚕咕嚕地往下滑着，突然覺得象駕雲刮旋風一般，嗖嗖嗖……一下子百多公尺下去了。小李也隨着滑下來，跌了個仰面朝天，老龐惟恐讓後面的人砸着，急忙來了個鶴子翻身，爬起來一看，四下里盡是些礮石鵝卵石，不遠處是條小溪，水嘩嘩地响着，已經滑到山根啦！

龐世禎抬頭向山上一瞭，哦！不得了！同志們從半天雲里的大山上稀哩嘩啦，連人帶東西，一股勁的往下滑。有的炊事員把鍋、籃子、被包都綁在一起，外加樹枝、野草，象滾西瓜似的滾了下來。有的電話員，抱着他的電話匣子，象抱着個小孩子，連滾帶爬的翻着筋斗跌下來。有的戰士象傘兵一樣，雙手抱着大槍，坐在雪地上，穩穩當當地滑下來。……嗖……左邊下來一個，嗖……右邊下來一個，嗖……嗖……嗖……正面又下來兩三個。大雪紛紛飛着，龐世禎看花眼了，只覺天旋地轉，不禁失聲喊道：“這哪是步兵，都成了天兵天將了！”小李也跟着嚷道：“讓美國鬼瞧瞧吧，志願軍在‘飛兵前進’了！”

天麻花亮了，龐世禎整理一下炮盤，招呼小李，雜在兄弟部隊的隊伍里，繼續往前擰着，走不遠，忽見迎面跑來一人，老遠嚷着：“可把你們找着了。”

那人的臉好久沒刮，胡槎上、眉毛上都結滿霜凝，猛眼一看，簡直就象個白发蒼蒼的七八十歲的老頭。

小李瞪起小眼一瞅，馬上笑得呲牙裂嘴，直拍大腿。

這時，那人直着向他倆走來，龐世禎楞了一下，喊道：“這不是班長嗎？”

小李也認出來了：“是，班長！班長。”他象多年沒見的親人一樣，向他跑去。

班長拍着小李的肩膀，用他那四川人的口音，几乎是嚷着說：“我的乖乖，你們可來啦！我還以為你們掉到山溝里喂了豺狼！可把我們急壞嘍！”

龐世禎也高興地跑了過來，抓住班長的胳膊，不知說什麼好。班長搶着要給老龐背炮盤，老龐不肯讓；最後，班長還是背了小李的炮彈。

小李這陣象個小馬駒，跑前跑後，樂得他破着喉嚨直想唱，一句“千里風雪，蓋——高原”還沒唱完，就讓一陣西北烈風噙回去了。

他們高興地向部隊指定的地點走去。

砲兵战士

1

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前沿某连炮兵阵地里流传着这么个奇怪的故事：

“有一天，我遇上了一个大乌贼，它从肚里吐出许多墨汁，把一大‘忽拉’水都染浑了。等我赶上去捉时，它早趁浑水溜啦。

“第二天，又叫我遇上了。这回，我老远就撒下网，慢慢地向浑水移去。到了跟前，我把网猛力一提，再这么一摆，那么一‘蹲蹻’，吓！乌贼‘不不楞楞’象个大蒜槌子似的落网了。”

呸！真无聊，这故事与炮兵战士有什么相干呢？可小郭偏偏拿这段话来开心，说得大家都跟他顶起来了。你听吧，小小的防炮洞要顶翻啦！这个说：“小郭，这又不是千佛山，你念的啥咒？”那个道：“小郭，你简直是胡扯，谁信你！”就连蹲在一角擦炮弹的陈立刚也这样说：“这是战场呀同志！可不是说书的场合哟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们不信？……”小郭摆着架子想跟人家抬杠。魏